

巴以冲突的民族和宗教根源

任忠英

(渭南师范学院 历史与文化传播系, 陕西 渭南 714000)

摘要: 长期以来, 巴以关系以冲突为主, 矛盾、冲突、战争构成了巴以关系的主旋律。影响巴以冲突的因素错综复杂, 而主要因素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因民族性和宗教信仰的差异所产生的矛盾, 以及他们对民族家园的追求和保护。

关键词: 巴以冲突; 民族; 宗教; 根源

中图分类号: K1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128(2005)06-0044-03

收稿日期: 2005-07-04

作者简介: 任忠英(1964-), 男, 陕西富平人, 渭南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化传播系讲师。

巴以关系是当代世界的热点问题,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长期以来, 巴以关系以冲突为主, 矛盾、冲突、战争构成了巴以关系的主旋律。以联合国181号决议为界, 巴以冲突可分为两个阶段, 前期是小规模的武装冲突, 后期演变成大规模的战争。巴以冲突的形成原因比较复杂, 而其深层原因是民族和宗教的因素。众所周知, 由古代发展而来的诸多民族都打上了自己民族文化的烙印, 比如中华民族在历史延续过程中(尤其是封建社会及其以后)一直带有儒家文化的色彩, 而犹太民族与阿拉伯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他们各自的特征, 这种特征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 是一种宗教情结。这两个民族可以说是宗教化的民族。所以, 两者之间的冲突有着民族和宗教的根源。

一、巴以冲突概况

巴以冲突由来已久, 由于大国政治的影响, 虽然第二届联大于1947年11月通过了关于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第181号决议, 但是这一决议很不公正, 明显地偏袒犹太人, 它不仅遭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强烈反对, 而且激起了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致使巴以冲突升级到中东战争。从1948年至1982年, 中东地区先后发生了五次战争, 对巴以关系(说大一点就是阿以关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948年5月14日, 以色列国成立; 翌日, 第一次中东战争(巴勒斯坦战争)爆发, 以色列占领了联合国181号决议规定的阿拉伯国的大部分领土, 并强行占领了西耶路撒冷。1956年10月29日晚, 以色列在英法唆使下入侵埃及领土西奈半岛, 第二次中东战争(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 至1957年3月, 英法军队和以

色列军队全部撤出埃及领土, 战争结束。1967年6月5日, 以色列向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发动突然袭击, 第三次中东战争(“六·五”战争)爆发, 以色列侵占了巴勒斯坦的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共达6.57万平方公里的阿拉伯土地。1973年10月6日, 埃及、叙利亚在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支援下, 向以色列发起攻击, 第四次中东战争(又称“十月战争”、“斋月战争”、“赎罪战争”)爆发, 埃及军队摧毁了“巴列夫防线”, 叙军一度打到太比利亚湖, 10月25日在大国的干预下被迫停战。1982年6月6日, 以色列悍然出兵入侵黎巴嫩, 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 以军占领了黎巴嫩南部一条10至15公里宽的狭长地带。通过五次战争, 以色列占领了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全部巴勒斯坦领土, 数百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沦为难民。

巴以冲突的主要地区是巴勒斯坦, 地处亚洲西部地中海南岸, 古称迦南, 北接腓尼基, 东抵叙利亚草原, 西南连阿拉伯半岛, 包括现在的以色列、加沙、约旦河西岸和约旦。巴勒斯坦的历史在旧石器时代就开始了, 约公元前3000年代, 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塞姆族游牧部落迦南人转向农业生活, 定居于沿海平原地区, 成为巴勒斯坦最早的居民, 但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克里特岛的海上民族——腓里斯人, 也是巴勒斯坦较早的居民, 约公元前13世纪在巴勒斯坦沿海一带居住下来, 建立了加沙等五座城市, 有较强的战斗力。“巴勒斯坦”这个名字与腓里斯人有关, 著名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德德第一次把叙利亚西部地区称为“巴勒斯坦”, 在希腊语中, 巴勒斯坦就是“腓里斯人之地”。[1](P345)历史上, 巴以冲突的主角都曾在巴勒斯坦这块“到处流着奶和蜜”(《圣经》语)的肥沃热土上长期居住和生活。

二、犹太人分析

犹太人的祖先是希伯来人,是塞姆族的另一支游牧部落,他们何时来到巴勒斯坦,尚不能确知。公元前1028年,希伯来人在迦南建立了统一的王国——希伯来王国,经历了扫罗、大卫、所罗门三代国王。第二代国王大卫彻底统一了王国,定都耶路撒冷,并使希伯来王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将希伯来人的“约柜”运到耶路撒冷,为它设计了一座圣殿;第三代国王所罗门时,在耶路撒冷筑城,在锡安山修建圣殿,耶路撒冷从此成为犹太教的圣地。公元前925年,希伯来王国一分为二:南方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称犹太王国;北方以撒马利亚为中心,称以色列王国。这次分裂对希伯来人影响严重,它的势力渐次衰落。公元前721年,亚述王萨尔贡灭以色列国,以色列王何西亚和大部分臣民被解往两河流域。公元前597年、587年,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萨二世先后两次进军巴勒斯坦,于公元前586年攻陷耶路撒冷,拆城墙,焚毁神庙,灭犹太王国,将犹太王国大部分居民掳至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公元前538年,波斯灭新巴比伦王国,居鲁士大帝下诏书释放犹太囚虏,允许其返回耶路撒冷,当时约有四万人返回,重建圣殿,史称第二圣殿。在亚历山大帝国安条克四世统治时期,犹太人通过马卡比起义建立了哈斯莫尼王朝(公元前140年),其版图包括犹太王国和撒马利亚地区。公元前64年,罗马帝国执政官庞培占领巴勒斯坦,哈斯莫尼王朝遂亡,犹太人又遭罗马帝国的残酷统治,他们曾经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最著名的是公元66年至70年的犹太战争,最后一次是公元132年在巴尔·考赫巴领导下的武装起义,这些起义皆以失败而告终。犹太人的城镇遭到蹂躏,几十万犹太人被杀或被出卖为奴,大批犹太人逃离巴勒斯坦,开始了长达2000年的流亡历程,只有加利地区还留有少量犹太人。至此,犹太民族在巴勒斯坦的历史宣告结束。不过,犹太民族是宗教意义上的民族,坚持民族宗教的信念一直是犹太文化中一个最重要的特点。[2](P55)所以,虽然犹太人颠沛流离,但是他们很早就着手编纂自己民族宗教的经典——《圣经》,其正典部分——《摩西五经》的最初编写就始于犹太人囚居巴比伦时期。当然,这首先应归功于犹太民族的知识分子即当时的祭司兼历史学家。犹太教的经典《圣经》后被基督教所吸收,成为基督教的经典《圣经》的重要组成部分——《旧约全书》,但是犹太人始终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不论环境如何艰难而不变更其宗旨,这使得他们能够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民族性而不被同化。这一点对于灾难深重的犹太民族来说是何等重要!

长期流亡的经历反映出犹太人悲惨的历史命运,这种命运非一般民族所能承受,世界上遭到此类国破家亡、流徙异地命运的小民族可以说不胜其数,他们总是一经流放,民族就灭亡了,但犹太民族能够以旺盛的生命力承载着惨烈的民族灾难,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而没有亡族灭种。这得力于犹太人的民族宗教——犹太教,流散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以共同的宗教信仰为依托来维系民族的认同感,始终不放弃复国兴邦、重返家园的梦想。犹太人认定:犹太教义中所说的——犹太人遭受的苦难都是上帝对他们的惩罚,这是他们赎罪的过程;但上帝是不会丢下他们的,一定会回来拯救他们,带领他们回归希望之乡——迦南,这里是《圣经》中的应许之地,是向圣城耶路撒冷祷告的方向,也是犹太人的风俗和传统能够完整地遵循的地方,它在犹太人心中就是历史、生命、希望及热情。

另外,公元前1世纪,基督教在巴勒斯坦和小亚细亚兴起,逐渐流行于罗马帝国,公元395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以罗马帝国名义正式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基督教吸收了犹太教的许多内容,它相信耶稣在耶路撒冷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又复活了,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耶稣殉难的地方建圣墓、教堂,故耶路撒冷成为基督教的圣地。4世纪以后,巴勒斯坦成了基督教占优势的地方,虽然巴勒斯坦北部一些地方尚住有犹太人,但是他们生活的中心已转向巴比伦。

三、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分析

7世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兴起,以此为信仰基础建立了强盛的阿拉伯帝国。636年,阿拉伯帝国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击败了拜占庭帝国的军队,围攻耶路撒冷,该城大主教索非提那斯接受了《欧麦尔和约》,巴勒斯坦从此开始了伊斯兰纪元。据伊斯兰经典记载,穆罕默德曾到耶路撒冷神秘夜行,并在“天使”陪伴下,乘“天马”由此“登宵”,遨游七重之天,会见古代“先知”后重返麦加,每年这一天(伊斯兰教历7月27日),穆斯林都要在此庆祝“登宵节”。故耶路撒冷有伊斯兰教第三圣地之称(第一、第二为麦加、麦地那)。691年,伍麦叶王朝哈里发马立克在耶路撒冷修建了萨哈莱清真寺,692年又在萨哈莱清真寺附近修建了阿克萨清真寺。于是,当地的迦南人、腓力斯人以及其他部落的后裔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们与不断移入的阿拉伯人一起从事生产和文化活动,创造着巴勒斯坦的历史。经过长期的融合,他们有了共同的信仰、语言和文化,形成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成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与其他地区的阿拉伯人一样,信仰伊斯兰教,有着深厚的宗教情结,是

比较典型的宗教化民族。正如吕大宗先生所讲,“它(伊斯兰教)先用一神信仰的宗教形式去结束彼此排斥的氏族——部落的原始多神教,统一阿拉伯民族的宗教信仰,逐渐培育起了统一的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同时,在伊斯兰的宗教信仰中灌注新的社会、政治、经济和伦理的内容……”[3](P667)虽然阿拉伯人反对血亲复仇,但是“为安拉(真主)而战”早已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法定准则,历史上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哈里发)经常以“圣战”(讨伐异教徒)的名义进行征讨和扩张,这突出地反映了阿拉伯民族及其宗教的特点——宗教化的民族、民族化的宗教。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当然也具有这一特点,他们是巴勒斯坦的主人,尽管巴勒斯坦后来短期(1099—1187年)落入十字军之手,特别是1517年至1917年又被土耳其奥斯曼所统治,但这里绝大多数居民始终是阿拉伯人。

因为巴勒斯坦是《圣经》中的应许之地,是上帝指给犹太民族的希望之乡,所以成为犹太人魂牵梦绕的地方,是犹太人心目中的文化根,大量犹太人涌向巴勒斯坦,并宣布要在此建立民族国家,从而打破了这一地区长达1800多年的“宁静”,引起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强烈反对。本来,灾难深重的犹太人受到了包括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同情,他们要建立民族国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关键在于他们要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已经生活了一千多年的巴勒斯坦地区建立民族国家,这直接影响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民族利益和宗教利益,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如前所述,从公元7世纪开始巴勒斯坦的主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逐渐形成,共同的信仰、语言和文化逐渐产生,具有了近现代民族的特点,他们视巴勒斯坦为神圣家园,以耶路撒冷为宗教圣地。虽然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还未成立民族国家,但是他们绝不允许外来民族踏进自己的家园,争夺生存空间,尤其是信仰异教的民族,因为异教民族会冲撞和玷污“圣地”,这对宗教化的民族来说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从世界各地奔向巴勒斯坦,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他们不能接受这样的事

实,对进入者以武力相待,以保卫自己的民族家园和宗教圣地。巴以冲突由此展开,已有近百余年的历史。

四、总结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先后来到巴勒斯坦地区的,他们都在此居住生活了很长时间,可以说巴勒斯坦与两个民族都有地域渊源关系,被双方视为神圣的家园。一般来说,要想使两个宗教化的民族在同一个地方和睦相处,是非常困难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即属于这种情况,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很少,民族矛盾因此而产生。从宗教方面来看,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虽然同为宗教,都曾兴起或兴盛于这一地区,但它们的教义以及对神的认识有很大的区别,比如伊斯兰教认为其始祖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并不是神,而犹太教和基督教却认为耶稣是神,等等。因此,这三教很难在动乱和战争的环境中在巴勒斯坦地区友好地进行宗教活动,尤其耶路撒冷,在历史变迁中成为三教的共同圣地,虽然耶路撒冷在阿拉伯语和犹太语中,意思皆为“和平之城”,但对传教区域(主要是圣地)的争夺使得三教(主要是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不能在同一地区、同一“圣城”和睦相处,冲突在所难免,许多事件的发生都带有宗教色彩,宗教矛盾日趋激烈。巴以之间存在的难以调和的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是巴以冲突的民族和宗教根源。要想使巴以之间由冲突走向和平,实现巴以关系的正常化,首要的任务是解决根深蒂固的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

参考文献:

- [1] 彭树智,胡益祥.世界当代史讲座[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
- [2] 何晓莲.宗教与文化[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2002.
- [3] 吕大宗.宗教学通论新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党大恩]

National and Religious Roots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Palestine and Israel

REN Zhong y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Weinan Teachers College, 714000 Weinan,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lestine and Israel has long been the conflict. The main tun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lestine and Israel was composed of contradiction, conflict and war.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Palestine and Israel were complex, while the main factor was the contradiction caused by the nationality and religion between Arabs and Jews, including the pursuit and protection of their national homeland, which are made up of the national and religious roots of the conflict, and which were the intrinsic factors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Palestine and Israel happening and evolving.

Key words: conflict between Palestine and Israel; nation; religion; roots